

著名作家王充闾创作“人文三部曲”—— 以创新视角探寻文脉传承的当代价值

本报记者 高爽

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从《逍遥游:庄子全传》到《国粹:人文传承书》再到《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中国人的中国心。甚至包括您之前的所有创作,也同样体现了这个主题。在《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一书中,您谈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品格,并最终概括为“家国天下”。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是不是可以说,“家国天下”正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承?

王充闾:是的,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家国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又叫“家国天下”。家国情怀,是一种传承,一种回忆,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情结,一种强大的亲和力,是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你说得很准确,它是《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一书的关键词、关键词。

本报记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时代主题。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比如,“国学”有被泛化的倾向,“国学”这一概念应怎样理解?又是怎样应用于当代现实的?

王充闾: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做好中国古代典籍的现代化转轨与对接,实现古代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与应用。国家传统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人文三部曲”的创作与出版,正是贯彻这种精神,展现中华传统精神风貌,聚焦五千年文化史,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烛照精神生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大文化的观念,既侧重于意识、精神、观念形态,又兼顾人文地理、生活哲学。书中按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接的要求,以创新性发展为旨归,通盘观照,整体研究,在对传统文化全面比较、分析、鉴别的基础上,标举出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思想、新养分、新元素。

关于如何认识国学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承国学,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古代典籍,国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与阐释的一门学问。这里体现了它的现代性。现在研究国学,应该立足于现实,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以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民族精神。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知常达变、革故鼎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都可以为今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启迪。本着这种精神,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前段时间我还编写了一部《今古情怀》的文集,涵盖了华夏古今的人中龙凤、女中豪杰、诗文巨擘、朝中廉吏等几十位杰出人物,他们立德、立功、立言,风浪中抖英姿、暗夜中现光芒、平凡中显瑰玮,彰显了历史的闪光点,弘扬了社会的正能量。



《逍遥游:庄子全传》创作笔记。

核心提示 著名学者、作家王充闾在八十高龄之年创作文化散文“人文三部曲”——《逍遥游:庄子全传》《文脉:我们的心灵史》《国粹:人文传承书》,走进五千年中华文化长河,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品格传承。三部作品在评论界产生强烈反响,有评论称:它们“以‘温情与敬意’打开中国人的心灵秘史,为我们今天心灵的强大提供有力的精神依托。”

近日,本报记者就文脉传承与文化散文创作等话题,对话作家王充闾。

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最缺乏主体意识

本报记者:您作为散文大家,尤其在文化散文的创作上,素有“南秋雨、北充闾”之称。“文化散文”一词的出现已经有很多年了,还有人称为“学者散文”,从内容上通常概括为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有着更深厚的人文情怀甚至终极追问。您在《国粹:人文传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以历史文化传统为题材写作,最道义人诟病的是缺乏主体意识,通篇罗列事实,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

记了文学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这确实是我们读过的很多散文中常见的问题。这方面您能再详细阐述一下吗?

王充闾:我在写这段话时,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意识。2009年3月19日,我应邀在北大中文系所作的讲演《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作家谈史,史实只是由头,意在借助史实的接引,通过深入剖析、

广泛联想、结合现实,书写一己的史识与史观,关键在于必须有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创见。如果只是重述一番史实,那人家作史者早就做了,还需要你这个作家来“炒冷饭”吗?

2000年,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张学良的感人事迹。文章结尾写道:“‘不能忘记老朋友’,周总理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杂合

着血泪,凝聚着深情,饱含着人情至理,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烁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散文发在《十月》杂志、《文摘报》转载了,反响极为热烈,原因在于它触碰到人们的“情意结”,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一些老同志写信给我,范敬宜同志深夜打来电话,说他眼睛不好,还在灯下看了两遍,觉得确实“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的问题了。文化赋值是从外面赋予它价值,文化增值则在于把一个地方文化本身的价值发掘出来,使它增值。这些年,辽宁在文物鉴赏、文物发掘、文博展览等方面做得很不错,包括媒体也刊发了大量历史、文化方面的访谈,大家其实共同在做文化赋值和文化增值的事情。

当然,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全局看,提高人文素养,重视人文精神,至关重要。从学习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强调学习哲学、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您做什么工作,要想提升档次,迈上新的台阶,都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各级各界特别是文化、旅游与生产、消费部门,都应该重视文化增值和文化赋值的工作。领导同志、企业家应该具有深广、博大的知识视野,对于所在地域的名人名产、民风民俗、历史掌故、消费心理,都了如指掌,精心研究、探索文化赋值的规律、经验与门径。

徒有自然美不行,还需要“人文化成”

本报记者:《国粹:人文传承书》中的《三峡气象》,写到大宁河上游人文景观较少,由于未经神话传说和诗文书画的浸染,因而还缺乏应有的意蕴和风采。“江山总要诗文捧”,徒有自然美不行,还要有人文化成,需要“人文化成”,否则,任何风景名胜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魅力。“文化赋值”一词,颇值得人回味。

王充闾:鉴于日常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出一种助推器、润滑剂作用,直接影响着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我把这种机制与效应称作“文化赋值”,并写成两篇文章,连续刊发在2003年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提出,所谓“文化赋值”,就是赋予某一事物以文化的价值,以提高它的知名度,扩展它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怎么想起来的呢?有一年,我在新疆吐鲁番看到一种叫作“饕”的面食,开始并没想买,后来听当地朋友说,当年唐僧取经时携带的就是这种食物,因为它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我的兴趣,一下子买了5个。就因一句“唐僧用过”,结果它就增值了。

1993年,我到云南大理采风,在下关茶舍喝白族“三道茶”。三番烹制,风味各异:第一道茶苦涩无比;第二道茶甜

中带香;第三道茶大有回甘之效。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跌蹉险阻漫嗟呀!”三杯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穷,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回来后,根据我的切身体验,从茶的三种境界、人生不同境遇以及不同年龄段都可从中获取教益等侧面,写成一篇散文发在香港《大公报》上。云南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香港客人慕名而来。“江山总要诗文捧”,这就是一例。

本报记者:您的足迹遍天下,对辽宁当然更熟悉。在您看来,在为辽宁进行文化赋值上,我们做得如何?还有多大的空间?

王充闾:其实,地域也好,产品也好,各种事物本身就涵盖着文化,关键在于发掘。现在,各地之所以拼力争名人,煞费苦心提高知名度,一些企业纷纷恢复过去曾经辉煌的“老字号”、老品牌,目的都是打文化的牌。因为名人、名城、“老字号”、老品牌,传承了历史,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步入文化增值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反差叙事制造的大众娱乐文化镜像——我看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

张守志

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海清在颁奖后的发言,道出了中生代女演员的发展受限和职业困境,曾引起不小的舆论关注。时隔一年,一档主推“30+女团”的娱乐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在播出之后迅速引发社交媒体刷屏。“30+”女星自带的话题热度和她们在节目中可圈可点的表现,使《乘风破浪的姐姐》在同期综艺节目的强势夹击下,抢占了收视率。

“姐姐们”的乘风破浪,使看似面临职业瓶颈的中生代女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娱乐市场中集体突围,掀起波澜。显然,“30+女团”的概念和制作定位具有极强的受众吸引力,而经由节目的反差叙事所制造的戏剧性张力,充分燃起大众娱乐情绪,引爆话题和流量。可以说,《乘风破浪的姐姐》精心搭建了一个复合的反差叙事框架,从形象反差、情节反差和主题反差等层面,全方位支撑节目叙事,制造节目效果,释放情绪感染力。

从最近的微博热搜不难发现,《乘风破浪的姐姐》由人物形象反差所制造的话题,吸引了大批受众的关注。明星形象的颠覆和突破,引发热烈的讨论。伴随节目录制和播出的进行,“姐姐们”的舆论形象、节目形象、现实形象不断形成对照和冲突,借助于形象反差的生成,激发观众强烈的期待。一方面,形象反差会对“姐姐们”的原有形象构成鲜明的补充,使之更加丰富立体,带给观众新鲜感;另一方面,可能会因为超出观众的心理预期,打破观众对“姐姐们”的既定印象,建立起全新的形象定位。比如,张雨绮的舆论形象一贯突出个性上的强势,但是在节目中她的“反差萌”带给观众很多惊喜,也承包了节目的多数笑点,让观众看到她的简单可爱。同样,宁静也获得了较多的关注。从录制初期她拒绝节目组的要求,以及与选手互动过程中个性的外露,都在不断强化着她既有的舆论形象。通过几次公演,观众逐渐看到她霸气外表之下潜藏的温柔。可见,形象和性格幅度变化越大,反差效果就会越强烈,也越容易激起观众的好奇。

除了通过形象反差吸引受众,情节反差作为《乘风破浪的姐姐》有力的叙事支撑,在节目中制造了诸多悬念,产生许多让观众感到意外的结果。节目通过情节反差促使观众经历情绪上的跌宕起伏,在形成情感落差的同时,增强节目的娱乐效果和观赏性。值得注意的是,女团类综艺节目有着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比如,《青春有你2》和《创造营2020》的选手是以练习生身份参加评级分组,之后通过团队比拼的形式晋级,最终根据大众投票组团出道,成为闪耀的明星。而《乘风破浪的姐姐》采取逆势操作,让明星以练习生身份集体降维参赛,重新接受娱乐市场检验,甚至以相对严苛的评级对其进行能力和价值重估,这样的情节反差为节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第一期节目播出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娱乐效应,甚至拉动了芒果超媒市值。而制作团队通过情节设计和剪辑,对节目叙事节奏进行整体把控,对关键情节点进行周密布局,不断拉伸过程和结果的反差,牵引观众的注意。在公演中,很多被观众看好的团队落败,实力不俗的选手被淘汰,这不仅使成团结果充满了未知,也渲染了情节进展的不确定性。

当然,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制作定位上即可看出,形象反差和情节反差统摄在主题反差之内。“30+女团”所隐含的蝶变和突破等主题,是借助于形象转变和情节反差来呈现“姐姐们”的自我挑战和重新出发。主题反差在节目中有着多重的表现:从个人能力上看,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改变;从比赛形式上看,是从个性到共性的融合;从节目情境上看,是从逆境到顺境的扭转。这样的变化过程让“姐姐们”感到惊讶,而这也是观众乐于看到的。比如,自称“小透明”的吴昕曾因为和队友实力差距太大,在排练过程中情绪崩溃。但面对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她没有松懈,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比赛。在第二场公演中,吴昕的表现让选手和观众感到惊艳。采访中她认为,这个节目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大家都在飞速地进步。由此可见,主题反差所映射出的蝶变光芒,确实使节目中的“姐姐们”挣脱了年龄和自我的束缚,敢于接受挑战,实现突破。但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热度持续攀升的势头下,节目反差叙事产生的社会舆论,极有可能演变成媒体和大众对明星私生活的过度窥探,从而忽略节目根本性的主题——对女性力量和女性之美的关注。

就这一层面而言,反差叙事确实能够帮助节目呈现多元化的女性魅力,凸显女性成长的励志主题。但就叙事表达和价值导向来看,《乘风破浪的姐姐》亟须进一步厘清节目的价值标准。一方面,节目对“30+女团”的定义和评判,依然是以娱乐市场的主流标准为主导。另一方面,节目对“姐姐们”的表现过于强调“帅”“炸”“飒”,未能深入挖掘多元化的女性之美。相较之下,东方卫视制作的综艺《妈妈咪呀》已播出七季,节目聚焦普通妈妈们的生活,也正是透过她们平凡中的伟大,给予观众感动和震撼。虽然两者的定位和制作有所差别,但面对同一主题,还是应该更多地以温度和深度观照节目叙事,坚实其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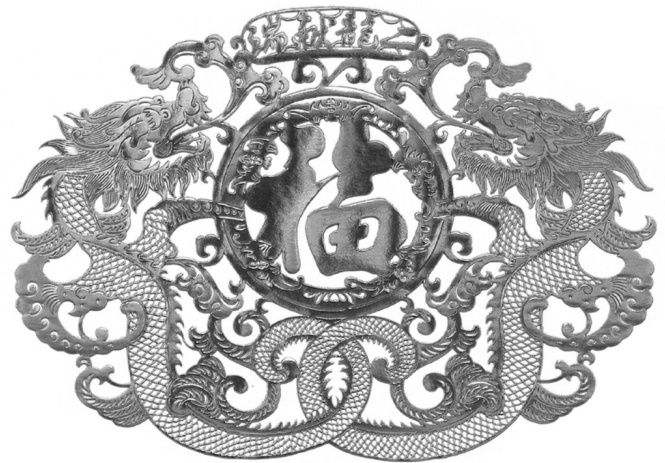
(作者系辽宁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王充闾 1935年出生于辽宁盘锦。中国作协第五届、六届主席团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省作协名誉主席,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先后出版《柳荫絮语》《人言诗话》《清风白水》《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鸿爪春泥》《春宽梦窄》《沧浪之水》《面对历史的苍茫》《两个李白》《诗性智慧》《逍遥游:庄子全传》《国粹:人文传承书》《文脉:我们的心灵史》等散文集、诗集、学术论文集。散文集《春宽梦窄》1998年获“鲁迅文学奖”,散文集《国粹:人文传承书》获评2017年度中国好书。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金龙飞舞 华夏得福